

第一章 換了芯子的如意

大周正德三十二年，夏日炎炎，沒有一絲風，悶熱至極。

京城長樂侯府一處清幽雅致的院子有一處小池塘，程如意精神抖擻的坐在池塘旁邊的八角亭石凳上大吃大喝。

石桌上擺滿了精緻的葷菜滷肉和燉湯，香氣飄散，不遠處的丫鬟婆子小廝們都只是看了一眼便專心做自己的事。

一旁的丫鬟墨香手中端著托盤，托盤上擺著一套梅花凌寒粉彩茶具。

此時墨香的手卻是抖的，看向大小姐的眼神帶了一絲震驚，一絲不可思議，想到京城的流言，難不成大小姐打擊太大，整個人腦子壞掉了？

程如意沒有理會一旁丫鬟的想法，她只覺得有這麼多好吃的，又沒有喪屍，特別幸福，至於其他的事，她壓根兒不在意。

等到將肚子撐得吃不下後，她戀戀不捨的看著還剩下好幾塊的胭脂鵝脯，抱怨肚子不爭氣，打算等肚子消了一些再吃。

不能浪費糧食。

一旁的墨香看到大小姐終於不再大吃大喝後，小心翼翼的小步上前，將托盤放在石桌的空位上，恭敬的倒了一杯涼茶，雙手奉上。

「大小姐，這是奴婢為您倒的涼茶，解解油膩。」

「嗯！」

程如意看了一眼這個恭敬的丫鬟，沒說什麼直接接過涼茶，一飲而盡。這個是她的丫鬟墨香，嗯，是在她身邊服侍的心腹丫鬟。

喝過涼茶沒一會，程如意感覺肚子消化了一下，便將剩餘的幾塊胭脂鵝脯吃光，才滿意的一邊揉著吃撐的小肚肚，一邊問起了今晚的菜色。

「墨香，妳去廚房打聽一下今晚吃什麼？」

墨香一個哆嗦，連忙應了一聲，退了下去。

程如意招來一個婆子收拾桌面，這個婆子長得有點胖，老臉上都是汗珠，她過來後，用帕子將臉上的汗水擦乾淨，對程如意恭敬的行了一個禮，麻利的將石桌收拾好退下去了，絲毫不見一絲驚異之色。

程如意不是原裝貨，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反正在她看來，她是主子，她們是奴才，對她恭敬是應該。

末世實力為尊，她從五歲的時候就被灌輸這樣的思想，作為木系異能者，程如意在末世的日子過得很不錯，順便的將自家爸媽養得油光水滑，還給她添了一個弟弟。

是的，油光水滑，這是程如意的說法。

末世降臨前，程如意才五歲，只上過幼兒園，是第一批覺醒的異能者，之後就一直斷斷續續的認字和殺喪屍，嗯，自學成才的人，不要對她要求太多。

穿越過來前，她才十五歲，在末世生存了十年，是一個高階木系異能者，特別剽悍的一個小姑娘。

出任務時，她在看一本大姊姊收集物資的時候隨手拿的一本重生小說——《庶女

榮華路》打發時間，誰知剛看完就遇到了一群高階變異獸，最後喪生獸口。

幸運的是，程如意穿書了。

劇情已經到了程家大房——隔壁建安侯府的程青瑤，也就是女主，搖身一變從庶女變成了嫡女，她這個程家庶出二房的嫡長女是重要女配，致力於給程青瑤添堵，平時喜歡掐尖要強，一開始就不喜歡還是庶女的程青瑤，時常對她冷嘲熱諷，還甩過程青瑤兩巴掌，在程青瑤上輩子落魄的時候狠狠踩了她一腳。

兩人梁子結得特別大。

重生回來的程青瑤對程如意非常痛恨，她步步謀劃，現在將程如意的名聲毀得差不多了。

刁蠻跋扈，善妒，狠毒，容不下人……等等不好的詞語全都貼在程如意身上。

幸好清白還沒有被毀，不過也快了。

但是，芯子換了一個人，程青瑤想設計她被人毀掉清白，比登天還難。

程如意是昨晚穿過來的，她這個人特別淡定，在滿是喪屍的世界生存了十年，不淡定都難，平時消遣看過不少小說，對穿越重生並不陌生。

能活著就不錯了，穿越到一個沒有喪屍，滿是食物的世界，程如意小小的懷念了一下父母和弟弟，便高興得眉開眼笑。

不是她沒心沒肺，而是她的弟弟雖說才九歲，卻是水系、空間系和雷系三系異能者，平時收集的物資和她種植的變異糧食作物，幾乎都在弟弟的變異大空間裡放得好好的，父母有弟弟在，日子不會難過。

不到一刻鐘，墨香回來了，還帶來了今晚的膳食清單，接收了原主記憶的程如意不再是文盲，她看了一遍清單，特別關注上面的各種葷食，發現葷食有點少，忍不住皺了皺眉。

「墨香，妳去廚房叫他們多做肉食，等一下我要出去逛街。」

墨香一聽，嚇了一跳，連忙勸阻程如意，「小大姐，您的病才剛剛好轉，夫人讓您多休息。」

程如意不高興了，瞪了墨香一眼，「我就是出去買點東西，又不幹壞事，況且我的身子早好了，沒事。」

她的木系異能在她穿越的時候帶了過來，只是降到了零級，特別弱，這具孱弱生病死去的身體早在她進駐的時候就改造了一番，健康得不得了。

墨香快要哭了，大小姐啊，這不是幹不幹壞事的問題，您怎麼能想一齣就是一齣，如今正在風口浪尖呢，還是避避風頭要緊。

這個時候，一道清亮歡快的少年男聲傳來——

「姊姊，姊姊，我回來了。」

聲音剛落，一個唇紅齒白，有點跳脫的美少年奔了過來，手中提著一個精緻的小籃子，籃子裡裝了一隻渾身黑色的小奶狗。

後面跟著一個滿頭大汗，氣喘吁吁的小廝，「少爺，您慢點，慢點……」

程如意看了一眼原主的弟弟——今年剛滿十二歲的程瑜，發現這個弟弟跟她的弟弟長得挺像的，就是年紀比她弟弟大了三歲，不過看著挺親切的。

「小魚兒，咋咋呼呼什麼，快喝口涼茶解渴，擦擦臉上的汗。」程如意拿出一條素色的帕子幫他擦汗，這事她早就做慣了，動作特別自然。

程瑜喝完茶水，雙眼亮晶晶的看著姊姊，討好的獻上小籃子，「姊姊，這是我買來的小狗，特別耐髒，姊姊喜歡嗎？」

一旁的墨香聽到「特別耐髒」這個詞兒，很是淡定。

自家大小姐是個沒耐心的人，偏偏還喜歡和小動物玩，每次沒玩盡興，小動物就渾身髒兮兮的，大小姐就很不高興。

小少爺和大小姐的關係極好，經常給大小姐搜羅一些耐髒的黑色毛髮小動物，有時候侯爺也會買一些黑色的小動物回來送給大小姐。

可惜這些黑色的貓貓狗狗長大後，大小姐不喜歡了，覺得不可愛，便全送到了莊子上。

程如意瞅著籃子裡睡得香甜的黑色小奶狗，明媚漂亮的杏眼裡滿是食物的符號，她滿意的拍了一下弟弟的肩膀。

「這小奶狗看起來挺好吃的，就是肉太少了點，不夠打牙祭，下次送隻大的來。」

「吃……姊姊，妳……妳要吃小狗？」

程瑜小少年驚悚的瞪大了眼睛，手一個哆嗦，籃子掉到地上，黑色小奶狗猛地驚醒炸毛，暈頭暈腦的，奶聲奶氣的汪汪叫。

特別可愛。

一旁的墨香一臉心疼，蹲下身將小奶狗抱起來，輕柔的撫摸牠光滑的毛安撫牠，一邊小心翼翼的說道：「大小姐，小狗才一個月大，太小了，還沒一兩肉呢，您還是不要吃牠了。」

程如意看了一眼墨香手中的小奶狗，贊同的點頭，「確實沒啥肉，還不如一隻雞。」頓時沒了吃的興致，擺手讓墨香抱下去，眼不見為淨。

在末世，浪費糧食是可恥的，還是養大了再吃吧，程如意心想。

程瑜鬆了口氣，這麼可愛的小奶狗姊姊竟然想吃掉，太驚悚了，姊姊不會因為昨天落水生病發燒，腦子燒糊塗了吧？

「姊姊，妳……妳沒事吧？」

程如意不解的瞅著自家小弟，「我能有什麼事？」說著，她看了一眼湛藍天空上飄著的幾朵白雲，陽光不是很刺眼，就是無風，有點悶熱。

「小魚兒，等下跟我出府逛逛。」

程瑜小少年很是心動，他也想和姊姊出去玩，可是姊姊昨天落了水生了病，今早才好一些，萬一逛街的時候不小心暈倒怎麼辦？

他搖了搖頭，清亮水潤的眸子帶了一絲關心和小心翼翼，「姊姊，妳身子剛好，咱們明天再出去好不好……」

「小魚兒，我真的沒事，不信你看。」說完，程如意直接拿起程瑜喝過涼茶的瓷杯，用力一握，瓷杯「嘩啦」一聲變成了碎片。

程瑜小少年先是瞪圓眼睛，然後一臉星星眼，「姊姊好厲害。」

程如意對自家小弟的反應很滿意，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施施然的朝前走。

「走吧，小魚兒，咱們出府逛街去。」

程瑜小少年屁顛屁顛的跟了上去。

兩人穿過垂花門的時候，在路上遇到了一位身著靚藍色綾緞袍子、坐在輪椅上的男子，這男子年約二十左右，面容英俊，五官深邃，雙眸冰冷，渾身上下透著一股冷漠的氣息。

「表……表哥。」程瑜在看到該名男子後，小身子禁不住往自家姊姊身後縮，探出一個小腦袋，哆哆嗦嗦的叫了一聲。

表哥？

程如意眼中閃過一絲茫然，她努力的搜索了一下腦海中的記憶，猛地瞪大眼睛，原來是他！

容家表哥——容陌。

書中出場極少的路人甲人物，容陌此人只在故事裡出現了寥寥幾次，每次都和程如意有關。

長樂侯府的當家主母程容氏娘家在八年前突然慘遭滅門，只有當時十二歲的容陌一人在家人的掩護下逃出生天，等程家找到他的時候，因中毒太深，無法徹底清除毒素，為了保命，所有的毒素都鎖到雙腿上。

容陌從此癱瘓了雙腿。

容家本是清河郡的書香世家，程容氏本是容家本家的嫡女，對失去了家族的侄子特別關心，容陌於是在長樂侯府住了下來。

許是遭遇家變，曾經溫潤如玉的翩翩少年郎性格大變，整個人冷冰冰的，沒有一絲人氣。

程家姊弟特別怕這位表哥，每次見到他，都像老鼠見了貓似的。

可換了芯子的程如意哪裡會害怕容陌，知曉了眼前的男子是誰後，她隨意的朝他打招呼。

「表哥，今天天氣不錯，一起出府逛街嗎？」

推著輪椅的小廝一臉見鬼似的看著大小姐，他記得大小姐向來害怕表少爺，每次見到都躲著走，這是受刺激了？

不只是小廝，躲在程如意背後的程瑜小少年也驚呆了。

姊姊……姊姊好像不怕表哥了。

容陌抬眸，看向程如意那張美豔明媚的臉龐，冰冷的雙眸閃過一絲波動，不知為何竟然點頭了。

「好！」

程瑜聽到表哥竟然答應了，瞪圓了雙眼，一副如喪考妣的模樣，渾身散發著濃濃的幽怨氣息。

程如意回頭，好笑的摸了摸弟弟的頭，小小的安慰他一下。

「走吧，咱們逛街去。」

可能是天氣悶熱的緣故，京城街道上來來往往的行人不多，但也不少，沒了以往人聲鼎沸的場面，街道旁擺攤的攤主並不吆喝招呼，店鋪的小二們全都一副沒精神的模樣。

一個美豔的紅衣少女頂著烈日，興致勃勃的逛著，手中拿著好幾串糖葫蘆，一口一個咬著，酸酸甜甜的，特別好吃。

最重要的是消食，晚上又可以多吃好吃的了。

美豔少女滿足的眯了眯雙眸，旁邊跟著一位坐輪椅、面容冰冷的男子，程瑜在烈日下曝曬，早沒了興奮勁，耷拉著腦袋，無精打采的有一下沒一下的咬著糖葫蘆，活像一隻被遺棄的小狗。

不少護衛在周圍保護著這三人，其中兩名護衛的手中各提了一大包吃食和少數種子，吃食大部分都是肉食。

這麼熱的天氣，大小姐的胃口還這麼好，護衛們佩服不已。

這奇怪的組合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私底下竊竊私語，在得知紅衣少女的身分後，有鄙夷，有幸災樂禍，有漠然，有驚訝，有不屑……

程如意耳力太好，周圍的竊竊私語都聽入耳中，不過她不在意，原主又沒有做過什麼傷天害理、要人命的大事，不過是些爭風吃醋的小事，在程青瑤的步步設計下早聞名京城，這個名，當然是臭名、罵名。

程如意撇了撇嘴，這些人就是吃飽了撐著，每天就想著怎麼出風頭、怎麼毀人名聲，要是在末世，這些人早就死翹翹了。

反正他們長樂侯府一家的名聲都不怎麼樣，她只管吃喝玩樂就好。

不遠處的一座豪華酒樓——聚源酒樓二樓，一群衣著華麗，家世不凡的貴女們在放置了許多冰盆的雅間裡聊天。

「咦，那不是長樂侯府的程如意大小姐嗎？」一個穿著粉色高腰襦裙的俏麗女子不經意的望了一眼窗外，猛地驚呼出聲。

這一驚呼，引來了一群貴女湊到窗邊張望。

「真的是她，不是說生病了嗎？怎麼在逛街？該不是不想給安陵郡主賠禮道歉才裝病吧？」一個相貌有些平凡的女子瞪著程如意那張在人群中依然美麗張揚的臉蛋，語氣中微帶了一絲嫉妒。

「雅蘭說的對，什麼生病，我看啊，是她沒臉見人才謊稱生病……」一個同樣容貌不出色，只勉強能說清秀的女子點頭附和。

「不裝病怎麼行，這程大小姐真是太刁蠻，太狠毒了，竟然差點毀了安陵郡主的臉。」

「聽說程如意的未婚夫家嚴家對她已經忍無可忍，準備上摺子請聖上退了這門親事。」這名女子嬌脆的聲音裡帶了一絲幸災樂禍。

「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要不是十年前聖上賜婚，程如意這個刁蠻惡毒的女人哪裡配得上嚴公子？」

說話的是一名身段姣好，容貌嬌俏美麗的貴女，這話裡帶著濃濃的酸意和嫉妒。

「就是不知道嚴公子什麼時候才能擺脫程如意這個狠毒善妒的女人……」

一群閒著無聊的貴女嘰嘰喳喳的說著程如意的八卦，說著說著就聲討起程如意，同情那位十年前被聖上賜婚的嚴公子。

說到最後不知誰提起了程如意的親爹長樂侯，貴女們瞬間閉嘴了，興致全消。至於坐輪椅逛街的容陌，都被那群貴女們忽視了，在她們心中，清河郡容家已經是明日黃花，容陌不過是個寄人籬下的可憐人罷了。

容陌的身世在那群貴女之中並不是什麼祕密，家無恆產加上雙腿殘疾、寄人籬下，不能科舉，只能靠長樂侯府養著，要不然不會直到二十歲還未定下一門親事。除了那群貴女外，這有名的聚源酒樓靠窗的雅間還有幾個貴公子在閒聊，巧合的是，被貴女們議論的嚴公子也在其中，他們都看到了街道上最醒目的紅衣少女。幾名容貌同樣出色的男子見了，調侃打趣嚴公子，「子浩，你那未婚妻又出來作妖了。」

嚴公子，也就是嚴子浩，淮陽侯長房嫡次子，容貌英俊，身材頹長，氣質清冷，是京城貴女心中的最佳夫婿人選之一。

遺憾的是，嚴子浩早有婚約，還是聖上賜婚，不能輕易退婚。

嚴子浩淡淡的瞥了一眼街道上美豔張揚的紅衣少女，收回視線，端起手中的茶杯輕輕的磕著杯蓋，不語。

「子浩，你說長樂侯一家到底怎麼想的，芯兒妹妹差點被程如意那個狠毒女人毀容，竟然沒有一個人上門道歉，真是太過分了。」

說話的是安陵郡主的表哥，兵部尚書之子唐書華，唐書華說起長樂侯一家的時候，雙眼閃過一抹厭惡和鄙夷。

「你又不是不知道長樂侯一家都是奇葩，老的是個渾人，平時喜好鬥雞走狗，整天不務正業，最喜歡耍無賴，少的有樣學樣，一副紈褲樣，一家子亂七八糟的，都是一灘爛泥，想讓他們道歉比登天還難，一個不好說不準還會被他們倒打一耙，最後賠了夫人又折兵。」

另一名男子輕笑一聲，語氣淡淡道：「沒錯，書華，你沒看到晉陽侯都沒說什麼嗎？」鴻臚寺卿之子孫銘嗤笑一聲。

這話一出，唐書華閉嘴了。

一說起林芯兒的父親晉陽侯，那可是四個實權侯爺之一，偏偏晉陽侯每次見到長樂侯都繞道走。

這其中的原因大家都知道，長樂侯程則遠就是一個混不吝，偏偏聖上對這位救過他性命因此絕了子嗣的長樂侯特別寬容，只要不造反叛國，其他事都隨他去。晉陽侯曾在長樂侯手中吃了好幾次虧，告到聖上面前，爭不回公道就罷了，反倒賠了不少好東西，最後這位晉陽侯每次見了長樂侯都繞道走。

嚴子浩只是靜靜的聽著友人說話，不發一語，他的母親厭惡名聲不好的程如意，一直想退了長樂侯府這門親事，曾多次讓父親上奏聖上解除婚約，聖上卻拒絕了，還言明必須長樂侯同意，才能解除婚約。

對於程如意這個未婚妻，性子向來冷淡的嚴子浩說不上喜歡，也說不上厭惡，解不解除婚約對他來說不重要。

「姊姊，咱們去酒樓坐一會吧。」身嬌肉貴的程瑜小少年終於頂不住炎炎烈日，哭喪著小臉開口了。

程如意聞言，意猶未盡的停下了買買買的舉動，回頭看了一眼弟弟被曬得通紅的臉蛋和那副蔫溜溜的小模樣，心裡有點愧疚，身負異能的她壓根兒不怕烈日曝曬，這點烈日比起末世的烈日來說，可以算是暖陽了。

但一直錦衣玉食的小弟就難以忍受了。

「好吧，正好不遠處有家酒樓，我們去酒樓坐坐。」

程如意大手一揮，叫上自家小弟和容陌表哥，一行人浩浩蕩蕩的朝這家酒樓而去。程瑜雙眸一亮，立即精神抖擻起來，歡快的跟在姊姊身邊。

輪椅上的容陌瞅著精力十足的表妹，還有神氣活現的跟在她身邊的小表弟，冰冷的眼神浮現一絲柔和，嘴角幾不可察的彎了彎。

「聚源酒樓？」

程如意看到這酒樓的名字後，強烈的熟悉感撲面而來，原來是文中出現最多次的酒樓，這家酒樓的背後主人是大周赫赫有名的戰神王爺——平南王。

女主程青瑤心中的白月光朱砂痣。

第二章 奇葩一家人

這個時候不是用餐時間，但聚源酒樓外頭卻停了不少華麗的馬車，這些貴女貴公子們最近來聚源酒樓的次數極為頻繁。

據說平南王已經從邊境低調的回來了，聚源酒樓是平南王母妃的產業，原本是聚源茶樓，平南王每次打完仗回歸京城，都會來聚源酒樓設宴，宴請立下大功的武將們，茶樓太過文雅，進出的人幾乎都是文雅之士，不太適合武將們，於是平南王將其改為酒樓。

但聚源酒樓還保留了一部分茶樓的特色。

作為戰功赫赫，年近二十三依然未娶王妃的平南王，是京城所有貴女們眼中的香餽餽，這段時間，她們頻繁來聚源酒樓，就是為了能夠偶遇平南王。

程如意有點弄不懂作者的心思，這位平南王如此優秀，卻只是一個和容陌表哥一樣只出場幾次的配角？

不過這個念頭僅是一閃而逝，程如意便拋開了，反正他們之間沒有交集。

程如意帶著一行人一踏入酒樓，馬上感到一股冰涼的氣息撲面而來。

不愧是京城最有名，最奢華，最貴的酒樓，也是名門貴女貴公子最喜歡聚會的地方，外面熱浪滾滾，裡面清涼無比。

櫃檯旁的酒樓掌櫃見到身穿一襲大紅密織金線合歡花長裙、美豔明媚的程如意，眼中的詫異一閃而逝，隨即笑咪咪的招呼他們。

程瑜小少年顯然來過多次，熟門熟路的準備上二樓的雅間，誰知卻被程如意拉住了，他不解的看向自家姊姊，「姊姊，怎麼了？」

「表哥情況特殊，樓下沒什麼人，咱們就在這裡找張桌子坐。」程如意拍了一下自家小弟的肩膀，這孩子怎麼這麼粗心呢。

程如意話一出，程瑜脖子縮了縮，天哪，要死了，他竟然忘了表哥腿腳不便，他朝容陌露出一抹討好的笑容。

「表哥，對不起，我錯了！」

容陌淡淡的睨了他一眼，沒說什麼，後面的小廝推著他到了一張大桌子旁。

程瑜見狀，暗暗鬆了口氣，連忙招來小二，點了冰碗。

程如意看了一眼保護他們的護衛們，讓他們坐另外一桌，同樣點了冰碗。

現在不是用餐時間，冰碗上得很快。

程如意吃過不少冰系異能者弄出來的冰涼粉，這古代的冰碗甜涼爽口，果香味濃郁，程如意吃得歡喜，三兩下就吃光了，不得不招來小二繼續上冰碗。

連續吃了十碗左右，程如意才意猶未盡的停了下來，然後對上了弟弟糾結的小眼神，冷冰冰的容陌表哥竟然難得透出一絲無語之色。

周圍護衛們和小二都是一臉的震驚。

「咳咳，你們看我幹麼？」程如意俏臉一紅，嗔道。

「姊姊，妳吃了那麼多，肚子沒問題吧？」程瑜擔憂極了，小臉蛋皺成一團，姊姊病好了後就特別喜歡吃東西，萬一吃多了，胖成球，被未來姊夫嫌棄怎麼辦？他默默的算著自己的小金庫，銀子好少，不行，從明天開始，他要努力向爹爹多要點銀子，存起來以後養姊姊。

腦補了許多的程瑜小少年在心底暗暗下了決心。

「我身體好著呢，不會有事的。」程如意翻了個白眼，不過十碗冰碗而已，很多嗎？

程如意之所以毫不掩飾自己和原主不一樣的真實性格，是有原因的。

長樂侯一家四口，除了長樂侯夫人程容氏外，其餘三人本來就抽風，一時一個樣，不然整個京城的人怎麼會說他們一家是奇葩呢？

所以除了重生女主會有所懷疑外，沒有人會在意程如意的改變。

這個時候，二樓雅間的貴女們下來了，她們都知曉程如意進了聚源酒樓，正等著奚落她一頓，誰知道正主兒竟然沒有上二樓。

「哟，這不是程如意大小姐嗎？今天竟然待在大堂，是不是沒銀子了？」

一個身著粉霞錦綵藕絲羅裳的少女掩嘴輕笑，看向程如意的時候滿是譏諷之色。她身材豐滿妖嬈，一雙大眼睛生得極為水靈，唯有十分平凡的容貌是她心底的痛。

「雅蘭，妳說錯了，有長樂侯在，程如意怎麼會缺銀子。」

另一個身著藍底白花裙的嬌俏少女接話，對於長樂侯這個沒什麼家底、又是程家庶出的人，只因救駕有功被封為長樂侯，在不少頗有底蘊的世家看來，不過爾爾。

「哎呀，我差點忘了長樂侯最擅長碰瓷耍無賴搜銀子了……」叫雅蘭的平凡少女諷刺的看著程如意。

這話一出，引來眾位貴女掩嘴竊笑。

幾個貴女妳一句我一句的鄙夷起長樂侯來，時不時發出幾聲嘲笑聲，唯有幾個貴女高高在上，沒有參與。

不遠處的掌櫃和小二對於長樂侯府大小姐招惹麻煩的本事見怪不怪了，十分淡定。

聽著這些詆毀自家侯爺的話，程瑜和護衛們雙眼冒火，輪椅上的容陌眼神益發的冰冷。

「說夠了嗎？」程如意眼神冰冷，霍地站起來，取下腰間的鞭子放在手中把玩，眉宇間隱隱帶了一絲殺氣。

在場的這些官家貴女和程如意都是一個層次的，只是程如意的名聲太臭，她們就自覺高人一等，時不時嘲笑譏諷程如意。

大家都相互認識，有了原主記憶的程如意當然也認識，只是她懶得對號入座。殺氣？旁邊的容陌微微眯眼。

只有程瑜小少年同仇敵愾的瞪著那群貴女，雙目通紅，叫嚷道：「她們太可惡了，姊姊，妳要狠狠的教訓她們一頓。」

「怎麼，我說的不是事實嗎？程如意妳還敢動手不成？」趙雅蘭柳眉倒豎，挑釁的瞪著程如意，只是身子不自覺的往後縮了縮。

程如意嗤笑一聲，突然手一動，鞭子倏然纏上了趙雅蘭的腰間，再狠狠一拉，趙雅蘭尖叫一聲，狼狽的摔倒在地。

不過一瞬間的事，貴女們的丫鬟猝不及防，無法去攔。

「好，姊姊好厲害！」程瑜高興的拍手，看向程如意的小眼神閃閃發亮。

眾位貴女花容失色，看向程如意的目光中帶了一絲懼怕和戒備。

以前她們嘲諷譏笑程如意，每次都是程如意吃虧，如今程如意……卻一言不合甩鞭子動手了。

「我就動手了，妳能奈我何？」程如意冷冷看著地上狼狽的趙雅蘭，眼神冰冷至極。

「該死的程如意，妳竟然敢對我動手，我不會放過妳的！妳們都是死人嗎？還不將我扶起來。」

趙雅蘭惡狠狠的瞪著程如意，一臉氣急敗壞的怒斥身邊的丫鬟。

兩個丫鬟戰戰兢兢的扶起主子。

看到周圍貴女不自覺的回避，丟了面子裡子的趙雅蘭眼中閃過一抹怨毒。

「這次只是小小的教訓，下次……就不是出醜這麼簡單了！」

程如意眯起雙眸，冷冷睨了一眼這些平時喜歡奚落原主的貴女們，冷笑一聲，渾然不在意趙雅蘭的怨恨。在書中，這個趙雅蘭是通政使司副使的嫡次女，暗地裡是程青瑤對付原主的一顆棋子，耳報神。

趙雅蘭暗戀建安侯世子，程青瑤的親哥，程青瑤利用這一點，時不時在她面前表現一下對程如意的不喜。

說起來原主的名聲那麼臭，有一部分原因便是趙雅蘭的傑作。

「時候不早了，該回府了，小魚兒，過來。」容陌清冷的聲音響起，視線落到程瑜身上。

程瑜討好的上前推著輪椅，朝外頭走去。

程如意結完帳，緊隨其後，離開前，她瞥了一眼二樓樓梯口處幾位氣質出色的男子，目光在一位白衣男子身上停留了一下，然後頭也不回的離開了聚源酒樓。

程如意沒想到會在聚源酒樓看到原主的未婚夫嚴子浩。
不過……很快就會變成前未婚夫了。
算算時間，嚴家也該登門了。
這一次，程如意絕對不會像原主那樣死命的巴著嚴家這門親事，不願解除婚約，甚至還仗著聖上賜婚，提前嫁到了嚴家。
程如意對嚴子浩並沒有惡感，書中，這男人兩輩子對原主都還不錯。
可惜有了重生的女主，原主在嚴家的待遇直接掉到了地下，最後更是被設計與人通奸毀了清白，被早就不喜她的嚴家掃地出門。
嚴子浩性子清冷，在原主一家被新帝抄家貶黜後還幫了她一把，如果原主就此遠離京城，也許不會落得一個慘死的下場。
可是書中的程如意就是一個不斷找死的女配。
當然，原主的下場並不是最慘的，最慘的是女主曾經的嫡姊、如今的庶妹，書中最大的惡毒女配。
除此之外，隔壁建安侯府大房的其餘庶出，幾乎沒一個有好下場，重生的程青瑤一步一步的將她們踩到腳下。

夕陽西下，程如意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帶著一堆吃食和種子回了長樂侯府。
巧合的是，在府門口遇到了喜孜孜哼著曲兒的長樂侯和拿著一個紅色木質鬥雞籠子的青衣小廝。
一身深藍色錦緞袍子長樂侯是個中年美大叔，只是這個美大叔喜歡吃喝玩樂，渾身上下散發著濃濃的紈褲氣息。
此時，長樂侯一看到自家閨女和臭小子，停止了哼曲兒，嘿嘿直笑，特別豪邁大氣的從懷中掏出好幾張銀票塞到兩人手中。
「閨女、兒子，你們爹我今天又撈了一筆，喏，給你們幾百兩銀子做零花。」長樂侯的語氣特別得意。
不過在看到被他忽略的容陌後，有點不好意思，快速的從懷中掏出兩張銀票塞到他手中。
程如意見狀，暗暗偷笑！
夕陽的餘暉灑滿大地，把整個長樂侯府籠罩在一層淡淡的黃光中。
容陌淡定的接過銀票揣入懷中，顯然已經習以為常，「謝謝姑父。」
「應該的。」長樂侯故作嚴肅的點點頭，負著手，邁著老爺步子率先入府，心裡卻樂開了花。
程如意滿意的收起銀票，開開心心的跟在老爹後頭。
程瑜嘴巴快咧到耳後去了，他學著自家老爹邁著老爺步，得意的和姊姊走在一起。
容陌看著前面三人，嘴角不自覺的揚起，冰冷的雙眸閃過一絲柔和。
提著鬥雞籠子的小廝早已習慣侯爺和大小姐小少爺們的互動，目不斜視的跟上。
守門的下人等他們都入府後，就將大門關上了。

一行人直接到正院等待晚膳。

趁著還沒有上晚膳，程如意讓護衛將她逛街的成果擺放在長長的紅木餐桌上。一溜兒的肉香味。

大熱天的，大家的胃口本來就不太好，讓這肉香味一衝，更加不想吃飯了。

長樂侯眼睛都快瞪圓了，他指著滿桌子的肉食，抖著嘴唇，「閨女啊，妳怎麼買了這麼多肉，能吃得完嗎？」

程如意淡定的看著她爹，摸了一下空癩癩的肚子，「不多，這些都是我買回來孝敬爹娘的，吃不完的女兒今晚就給您消滅掉，絕不浪費一點糧食。」

作為異能者，越高階，她的胃口會越來越大，這麼點肉都不夠她消化的，就是原主的胃太小了，老是裝不下，害得她只好少量多餐。

吃得多，花銷肯定大。

據她瞭解，長樂侯府裡的財務十分緊張，她爹那點俸祿和封爵的時候賜予的食邑壓根兒不夠，幸好府裡的下人不算太多，剛好夠撐場面。

加上她娘的嫁妝和平時的精打細算，還有她爹特別會坑蒙拐騙地弄點銀子，這日子過得還算滋潤。

特別是她爹，對他們姊弟和表哥特別大方。

每次坑……哦，不對，是弄到了銀子都會給他們不少當零花。

長樂侯淚崩地看著桌上一水兒的肉食，捂住隱隱作疼的胃，小心翼翼的看著他家閨女，「閨女啊，爹知道妳孝順，可是爹能不吃嗎？爹比較喜歡吃小菜配粥。」

程如意見她爹這副模樣，只好點頭，「好吧，那我就不勉強了。」

長樂侯這才放心了，他迫不及待的叫了丫鬟將他面前的肉食堆放到桌子另一頭。這副避之唯恐不及的態度，逗笑了程如意和程瑜，連一旁的容陌都差點忍俊不禁。這個時候，一個身段姣好，身著折枝玉蘭品月色素緞衣裙的美豔婦人帶著丫鬟婆子進來了。

「娘！」程如意和程瑜齊齊喚了一聲，程瑜蹦躑著想要上前攙扶娘親，誰知道卻被自家姊姊按住了。

「姑姑！」這是容陌清冷的聲音。

「素素，這邊坐。」長樂侯見自家娘子來了，快速起身，特別狗腿的上前牽著美豔婦人白皙柔嫩的手到他身邊的座位落坐。

美豔婦人容素素就是長樂侯府唯一的女主人，看起來特別年輕，約莫二十歲左右，容貌和程如意有五六分相似，站在一起就像兩姊妹，只不過容素素身上多了一股成熟的風韻和風情。

就是因為她容貌過於豔麗的緣故，才會被當年不喜又厭惡程則遠這個庶子的程老夫人看上當了兒媳婦。

「阿遠，今天的家用呢？」容素素的聲音甜美，一雙斜挑的丹鳳眼隱隱帶著勾人的魅惑，她瞅著桌上一堆肉食，再看了一眼旁邊小心翼翼陪著笑臉的丈夫。

「在這裡、在這裡……」長樂侯諂媚又狗腿的從懷中將今天坑的銀票放到夫人面前。

容素素伸出修長白皙的手快速的將銀票點好。不錯，竟然有六千兩銀子，她抽出兩張百兩銀票，將剩餘的銀票交給一旁的心腹嬾嬾，讓她將銀票放在匣子裡。美豔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她讚賞的看了丈夫一眼，鼓勵了一句，「今天的收入不錯，獎勵你兩百兩銀子零花，以後記得再接再厲！」

長樂侯樂顛顛的接過兩張銀票揣入懷中，聽到親親娘子的鼓勵，傻笑的摸了摸腦袋，心裡特別歡喜。

程如意嘴角抽了抽，她家美豔娘親的畫風總是這麼醉人。

「爹爹，我和姊姊今天被人欺負了。」程瑜小少年眼珠一轉，可憐巴巴的開口，然後繪聲繪色的將酒樓的事說了出來。

美大叔長樂侯怒了，「真是豈有此理，欺人太甚，小魚兒放心，你爹爹我明天找趙成海說道理去。」

趙成海就是通政使司副使，趙雅蘭的父親。

護短的美豔娘親此時也是柳眉倒豎，她就這麼一雙兒女，那個趙雅蘭是個什麼東西，敢欺負她女兒。

「哼，如意莫怕，娘親明天找孫氏說道去。」孫氏就是趙成海的夫人。

夫妻兩人同仇敵愾地準備明天找人麻煩。

程瑜小少年終於滿意了，美滋滋的盤算自己明天能得到多少零花。

程如意也滿意極了，以爹娘的戰鬥力，明天又要有一大筆銀子進帳了。

容陌淡定的喝著茶水，這樣一幕時不時在長樂侯府上演，他早已習慣了，從一開始的震驚到最後的麻木。

別看他一副冷冰冰的樣子，其實心裡特別感激姑姑姑父一家，也許在別人看來，姑父一家子都是奇葩，但在容陌心裡，姑姑他們都是極好的人，他已經將自己當成這個家的一分子。

平時容陌一直待在府裡，甚少外出，但對外面各種各樣的流言也心裡有數，平時見姑父表妹他們不甚在意，便以為無傷大雅。

今天跟著如意他們外出，才真正讓容陌清楚的意識到表弟表妹他們的處境。

容陌垂下眼瞼，掩飾眼中一閃而逝的冷意。

說完話後，容素素頭疼的瞅著桌上的一堆肉食，眉頭微蹙，看向自家女兒的目光帶了一絲擔憂。

「如意啊，妳今天怎麼了，怎麼買這麼多肉食回來，聽墨香那丫頭說，妳還讓廚房多做了一些葷食，這麼多肉，哪裡吃得完？」

「對啊、對啊，閨女啊，妳是不是受了什麼刺激？」長樂侯連忙附和。

雖然府裡財政緊張，但容素素卻從來沒有短過兒女的吃穿用度，平時精打細算，不過對一雙兒女可是十分大方，不在意他們浪費。

「爹、娘，我很好，就是最近胃口好，喜歡吃肉。」

被人關心的感覺挺好的，雖然他們不是她的親爹娘，程如意心裡依然很開心。

「原來是這樣，多吃肉好啊，長肉，閨女就是太瘦了，爹看得心疼啊，還是胖點好，這樣才有福氣。」長樂侯樂顛顛的說道。

「嗯，我以後會多吃肉的，爹爹要努力賺銀子啊。」程如意開心的點頭，不忘鼓勵自家親爹多多坑人。

容素素嘴角抽了抽，丈夫這是什麼眼光，她家閨女這婀娜姣好的身段多好啊，胖的話能看嗎？

不過女兒喜歡……她也不多說什麼。

聽著丈夫和兒女歡樂的說話聲，容素素美豔的臉蛋上浮現出一抹幸福的笑容，唯一遺憾的是自家侄子容陌都二十了，還沒定下一門親事。

她愁啊！

天色將暗，容素素命丫鬟婆子將大堂的燭火點上，等眾人淨手後，才讓人上菜。天氣炎熱，又是晚飯，廚房做的都是一些開胃菜肴，葷食較少，可是經過程如意的特別吩咐，今天晚上多了好幾道葷食。

這些葷食容素素讓人都擺在女兒面前。

程如意滿意的吃著香噴噴的肉菜，在她旁邊的容陌瞅了她一眼，見她碗裡的一塊塊肉迅速減少，頓了頓，不動聲色的夾了一塊肉放在她碗裡。

程如意側頭對著容陌露出一抹燦爛的笑容，「謝謝表哥。」

容陌被她燦爛奪目的笑容閃了一下，耳根隱隱發熱，淡淡的說了一句「不用客氣」，然後一邊優雅的吃著膳食，一邊注意身旁的她，等她碗裡的肉少了後，又自然的幫她夾肉。

有人幫忙夾菜，程如意倒是沒多想，反而覺得容陌表哥雖然看起來冷冰冰的，沒想到這麼貼心，他應該是大姊姊說的那種面冷心熱的男人。

想了想，她也伸出筷子幫容陌夾了菜。

容陌看到碗裡的醬瓜，眼神驀地變得柔和，嘴角不自覺的翹了翹。

兩人之間親暱自然的氛圍，除了歡快的吃著飯的程瑜小少年外，對面長樂侯夫婦對視一眼，滿臉疑問，自家閨女什麼時候和容陌的關係這麼好了？

不過……侄兒對女兒這麼好，容素素對此樂見其成，要不是女兒早已和嚴家定下親事，自家侄兒倒是個不錯的人選。

一想到嚴家最近幾個月曾三番兩次面聖想要解除這門婚約，容素素的心沉了下去，心不在焉的用著膳。

程如意敏感的察覺到了娘親的情緒有些不對，抬頭關心的問了一句，「娘，您怎麼了，是不是不舒服？」

這話一出，長樂侯緊張的看著自家娘子，「素素，妳沒事吧？」

容素素勉強的笑了笑，看到大家關心的眼神，連忙道：「娘沒事，只是想到了嚴家的一些事。」

程如一聽是嚴家，沒有注意到一旁的容陌眼底閃過晦暗不明的情緒，她翻了個白眼道：「娘，嚴家過幾天會登門，到時咱們就順著他們的意思將婚事退了吧，免得以後女兒嫁過去受氣。」

「誰敢給我女兒受氣，老子扒了他的皮！」美大叔長樂侯一聽炸毛了。

「對、對，扒了他的皮！」程瑜小少年點著腦袋附和。

程如意無語了，爹和弟弟關注的重點錯了吧。

「爹、娘，這門親事退了吧，省得嚴家上竄下跳的折騰，煩人，還不如讓他們補償一大筆銀子來得划算。」

容素素看著女兒沒有一絲留戀的神色，欣慰極了。

要不是女兒對這門親事極為看重，她早就不用嚴家了。

「說的好，阿遠，就這麼辦，嚴家上門的時候，就順他們的意將親事退了，順便要一筆賠償，我容素素的女兒哪容得他們嫌棄，哼！」

程如意得到了爹娘的支持，欣喜若狂，終於可以擺脫這門親事了。

第三章 改造侯府計畫

吃過晚飯，長樂侯夫婦直接回正院廂房，咳咳，算帳去了。

容陌並沒有離開，在一旁優雅的喝茶，程瑜小少年嘴巴鼓鼓的吃著飯後水果，他晚上沒什麼胃口，沒吃多少飯菜。

不過，今晚的膳食全都吃光了，沒有一點兒浪費，最大功臣就是程如意大小姐。此時程如意正指揮墨香她們將她帶回來沒吃完的肉食裝好送到她的院子去，等她散步回院子就又可以開吃了。

心情賊好。

程如意回頭看了一眼沒有離開的兩人，微微有些驚訝，「表哥，小魚兒，你們怎麼還沒回院子？」

她記得容陌表哥每次用完膳都會回自己的院子宅著。

「姊姊，我吃完就回去。」程瑜小少年鼓著小嘴，含糊的回了一句。

容陌只是淡淡的瞥了她一眼，不語。

「今天的月光不錯，我等下要散步，你們要一起嗎？」程如意看了一眼外頭的月亮，邀請道。

「好！」容陌點頭。

「我也一起。」程瑜嚥下最後一口西瓜，連忙道。

十二歲，本該進學的年紀，可是程瑜不愛讀書，小的時候就當長樂侯的小尾巴，跟著他吃喝玩樂、坑蒙拐騙。

作為長樂侯府世子，以後長樂侯府的一切都是他的，幹麼那麼費心費力的讀書考科舉。

程瑜小少年胸無大志，就是跟長樂侯一樣喜歡吃喝玩樂，又不貪花好色、欺男霸女。

這樣的紈褲子弟其實不少，每家總有那麼一兩個沒啥出息的子弟，只是長樂侯一家比較奇葩而已。

長樂侯府雖說沒有處處精緻，但也不差，花木扶疏，假山流水，亭臺樓閣，迴廊亭榭，該有的都有。

可是程如意卻知道這只是表面罷了，她爹作為一個不受寵的庶子，又是程老夫人的眼中釘、肉中刺，早年被分出來後，就只得了一處莊子和兩座鋪子還有五千兩銀子。

後來她爹捨命救駕，才獲得了一個長樂侯的虛爵，沒有實權，但有俸祿和食邑，日子才漸漸好過起來。

一想到自己以後的胃口會越來越大，程如意覺得她需要找幾個來錢的路子才行，不能只靠老爹坑蒙拐騙。

程如意和坐著輪椅的容陌以及程瑜在月下散步，聽著小魚兒噼噼啹啹的聲音，程如意嘴角噙著笑容，心情歡快。

夜晚的樹木漸漸的恢復了精神，作為木系異能者，還是變異的木系異能，程如意深吸了口氣，集中精神，感受著周圍樹木的氣息，手指微動，一股帶著濃烈植物生機的能量瞬間融入體內。

程如意渾身舒暢極了，再多來幾次，她就會突破零級。

等熱流在體內遊了一遍後，她又釋放木系異能，反哺周圍的樹木，月光下，這些樹木瞬間變得更加生機勃勃。

這變化不算明顯，誰叫程如意的木系異能還沒有突破到一級呢。

容陌和程瑜都沒有察覺到。

約莫半個時辰，程如意摸了摸乾癟的肚子歎了一聲，憂傷極了，「又餓了，幸好今天買了不少肉食，不然今晚要餓肚子了。」

容陌嘴角抽了抽，「……」

「姊姊，妳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找個大夫看看？」程瑜覺得姊姊自從生病好了後就特別能吃，肯定是身體出問題了。

程如意白了他一眼，忘性真大，今天下午她不是當著他的面捏碎了一個杯子嗎？身子棒著呢。

看了一眼四周，墨香還有幾個小廝遠遠跟在後頭，她隨手撿了一個石塊，當著他們的面捏碎成粉末。

「我能吃是因為力氣變得越來越大了，現在的我一天就可以吃掉一頭豬，我怕再這樣下去，家裡都要被我吃窮了。」程如意苦惱極了。

爹娘都在努力賺銀子持家，她卻努力燒銀子，這讓從五歲開始就養爸媽的程如意很不習慣，可是古代的很多東西她都不會，小說裡穿越女賣食譜、做美食，搗鼓胭脂水粉賺銀子的活兒她也一點都不會。

她只會殺喪屍，用變異的木系異能催生種植農作物。

掰著指頭一算，程如意特別沮喪，特別難過，她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敗家女。

程瑜小少年傻眼了，姊姊真的變成怪力女了！

容陌看著地上碎成粉末的石塊，瞳孔縮了縮。

「表哥，你說有什麼方法可以快速賺銀子？」程如意覺得容陌表哥很聰明，應該會知曉。

她的直覺向來很準。

一旁的程瑜小少年歡快的舉手，「姊姊、姊姊，我知道，是打家劫舍，劫富濟貧，咱們太窮了，可以去劫富濟貧。」

容陌眼神銳利的掃了一眼蹦躑的小表弟，實在很無語。

程如意心裡有點意動，劫富濟貧確實來銀子極快，要不偷偷幹一票？

容陌瞅見表妹眼珠子亂動，就知道她心動了，狹長的雙眸冷冷的睨了一眼出餽主意的小表弟，淡淡警告道：「表妹，長樂侯府夠扎眼了，別再添亂！」

程瑜小少年被表哥冷眼一掃，嚇得縮到姊姊身後，委屈極了。

程如意聽到容陌的話，陷入迷障的腦子頓時清醒過來。是啊，她可沒有忘記新帝登基後羅列了一系列無足輕重的罪狀奪了爹爹的爵位，抄了長樂侯府。

所以打家劫舍、劫富濟貧什麼的，絕對不能幹。

其實他們一家所做的事，不過是坑一些貪官的銀子罷了，又沒到天怒人怨、謀財害命的地步，比起很多不拿人命當回事的世家官家子弟好了不知多少。

也許是因為這樣，新帝看在程青瑤的面上，只是貶黜抄家而已，保全了他們一家性命。

等等，程如意雙眸熠熠生輝，她好像忘了自己的木系異能，她的木系異能是變異的，附帶有治癒淨化的能力。

她是不是可以學習醫術？藥材的話，她可以利用木系異能催生，百年藥材對她來說不值一提，等異能升級，千年的藥材都能催生，不僅如此，她催生的藥材還帶有濃烈的生機，用來製藥的話，效果超級好。

同樣的藥方，用她催生的藥材製作出來，效果翻了好幾倍。

這可是獨一份呢。

「我有辦法了，從明天起，我要開始學習醫術。」程如意美豔的臉蛋上滿是堅決，雙眸閃動著銀子的符號，她彷彿看到了銀子像雪花一般飄來。

程瑜小聲的嘀咕了一句，「姊姊，學醫需要很多銀子，不是賺銀子。」

程如意得意一笑，揚起下巴，「嘿，我學醫不用花很多銀子，只要找個醫術不錯的老大夫教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她看向容陌中毒癱瘓的雙腿，自信滿滿的拍著胸脯保證，「以後表哥的腿就交給我了。」

程瑜小少年聞言，默默在心裡小小的同情了表哥一把。

容陌若有所思的看了表妹一眼，語氣淡淡的，「好！」

他的雙腿已經癱瘓無知覺了，被表妹折騰一下也沒關係。容陌心裡想著。

明月高懸，已到戌時末，程如意摸了摸乾癟癟的肚子，跟表哥和弟弟說一聲，快速的回自己院子吃東西。

燭火搖曳，墨香木然的看著自家大小姐將所有的肉食小吃消滅掉，還一副沒吃飽的樣子，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她俐落的收拾好桌面，等大小姐漱口完畢，叫來小廝將燒好的溫水抬進來，服侍大小姐沐浴。

程如意一開始不太習慣墨香的服侍，後來就適應了。

翌日一早，長樂侯夫婦用過早膳後，風風火火的出門找通政使司副使趙大人及其

夫人「講道理」去了。

程瑜小少年難得沒有出去招貓逗狗，當起了程如意的小尾巴。

程如意昨天買了不少種子，有蔬果種子、花卉種子和藥材種子，她打算找個時間不著痕跡的將它們催生出來。

長樂侯府很大，下人卻不多，閒置的院子和花園也多，程如意考察一番後，決定將自己住的院子裡那些華而不實的花草鏟掉。

反正這些花草不是什麼名貴品種，就是一般的花花草草，名貴的花草長樂侯府也養不起。

「小魚兒，你說咱們府裡怎麼盡種些不實用的花木呢？要是都種一些果樹多好啊，每個院子種幾種水果，一年四季水果飄香，想吃什麼水果就吃什麼水果。」程如意嘟囔了一句，坐在八角亭裡吩咐墨香叫人將花園的花花草草都鏟掉。

程瑜小少年……咳咳，也是一個實際的小男子漢，他一想到滿府都是他愛吃的水果，立即點頭附和，「就是、就是，姊姊，要不咱們叫人將府裡的花木都換掉吧？爹娘應該會支持咱們的。」

程如意點點頭，想到就行動，她讓墨香叫來管家，將她的意思說了出來。

管家老臉上的笑容頓時僵住，他咳了一聲，「大小姐，小少爺，這事奴才做不了主，要不等侯爺和夫人回來再說？」

程如意不是個喜歡為難人的，反正不急於一時，便同意了，等爹娘回來再跟他們說一聲就是。

「姊姊，容陌表哥的院子，咱們就不要動了吧！」程瑜說完，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姊姊。

一想到表哥那冷冰冰的眼神，他就忍不住打了個哆嗦。

程如意聞言，想到了容陌院子裡種的是一大片竹林，竹林產竹筍，可以吃，不動也沒關係。

「那就避開表哥的院子。」

然後姊弟兩人開始興致勃勃的討論起每個院子或者花園該種什麼果樹，最後越說越興奮，話題就偏了。

兩人覺得長樂侯府太大了，空著也浪費，最好都利用起來。

於是計畫在府裡劃出一片空地當菜地種菜，建一座暖房，改造馬房，除了養馬外，還可以養豬，養雞鴨……

嗯，府裡的大湖和池塘可以養魚蝦、養鴨子……

在經歷過十年末世的程如意看來，吃食才是最重要的，那些附庸風雅的身外之物，只能用來賺銀子。

一旁的管家聽著大小姐和小少爺的府邸改造計畫，嘴角抽搐，心裡淚流成河。

墨香同情的看了管家一眼，暗暗祈禱侯爺和夫人千萬不要贊同大小姐和小少爺的改造計畫，不然長樂侯府就成了整個京城乃至整個大周朝的笑柄了。

此時，一個婆子氣喘吁吁的跑過來，手中拿著一張精美的帖子，帖子的封面上繪了一朵漂亮的荷花。

「大小姐，隔壁建安侯府的青瑤小姐送了一封請帖過來。」

程如意拿過請帖翻開一看，原來是京城雙姝聯合舉辦的賞荷詩會，程青瑤明明知道她琴棋書畫樣樣不通，還邀請她去詩會……這麼鏗而不捨敗壞她名聲的舉動，真是令人「感動」啊。

如果她不好好回敬她一番，豈不是太對不起程青瑤的一番「情義」？

程如意看著手中的請帖，心裡頓時有了一個好主意，嘴角揚起一抹詭異的笑容，一旁的墨香看到大小姐的笑容，不知為何感覺有點冷。

「姊姊，青瑤姊不是個好人，她給你送請帖肯定是不安好心，你可不能上她的當。」程瑜伸出脖子偷瞄了一眼請帖的內容，立即炸毛了。

別以為他年紀小不知道，青瑤姊看姊姊的眼神帶著怨恨呢。

怪不得每次姊姊和青瑤姊一起赴宴，都會傳出壞名聲，可是姊姊每次接到請帖都會打扮一番去赴宴，然後氣急敗壞的回來。

幾天前，姊姊招惹安陵郡主肯定有她的手筆。

程如意輕笑，漫不經心的將請帖收好，「我知道啊，不過這次我一定要去。」

程瑜急了，「姊姊……」

程如意摸了摸弟弟的腦袋，「小魚兒放心，姊姊心裡有數。」

賞荷詩會舉辦的時間在半個月後，時間十分充裕，她的木系異能估計能夠升到一級，到時……嘿嘿！

不過現在嘛，還是先好好的改造一下侯府，占那麼大的地兒，卻不會規劃，太浪費了。

看著院子的花花草草快要鏟光了，程如意吩咐管家採買果樹，最好是那種第二年就能結果的。

管家生無可戀的下去了。

中午，長樂侯夫婦回來了，夫妻倆均是一臉喜色，程如意和程瑜對視一眼，看來有大收穫。

果然，向來寵溺子女，出手大方的長樂侯很豪爽的給了程如意姊弟一人兩百兩銀票。

程瑜喜孜孜的將銀票揣入懷中，笑得見牙不見眼。

他的小金庫又豐厚了一點點。

程如意開心的收好銀票，輕咳一聲，殷勤的給自家爹娘倒茶水，「爹娘，我有件事要和你們商量一下。」

長樂侯喝著閨女倒的茶水，心裡美極了，「什麼事？」

容素素也是一臉慈愛的看著女兒。

「爹，娘，我想跟咱們府裡的老大夫學醫。」程如意笑嘻嘻的開口。

長樂侯一聽，原來閨女想學醫，這是好事啊，於是他大手一揮，「學醫？可以啊，妳娘的陪嫁裡有不少醫書。」

容素素接話道：「府裡的老大夫醫術還不錯，閨女可以跟他學習認草藥。」得到了爹娘的同意，程如意總算放心了，學醫的事過了明路。接下來，程如意說起了侯府改造計畫，程瑜在一旁補充，兩姊妹說得眉飛色舞。長樂侯聽完，雙目閃閃發亮，連連點頭贊同，心裡十分得意，果然是他的兒女，就是聰明，最後他還提出一個意見，「記得多建一個鬥雞房。」他最大的愛好就是鬥雞，他養了三隻鬥雞，每次有鬥雞的活動就有他的身影。當然，喜歡耍無賴，找名目賴帳坑人的長樂侯是最不受歡迎的鬥雞人士。容素素睨了一眼不著調的丈夫，無言。罷了，閨女和兒子難得想認真幹一件事，不過是改造侯府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寵溺兒女的侯爺夫人也點頭同意了，還放手讓閨女和兒子做主。旁邊站著的管家一臉生無可戀，長樂侯府怕是真的要成為京城的笑話了。程如意圓滿了，她記得書中隔年就會有持續兩年的特大天災，一年乾旱，一年洪澇，糧食顆粒無收，百姓流離失所，作為重生女的程青瑤早早的做了準備，以一己之力力挽狂瀾，在這次天災中名揚天下，被人稱為「活菩薩」，同時為男主賺足了聲望。經歷過末世的人，對糧食特別執著，程如意可不想在一年後的特大天災中餓肚子，雖然以她的能力，可以催生蔬果糧食，想餓肚子都難。不過，她準備破壞掉程青瑤的謀劃，斷掉她的青雲之路，免得到時她一朝得勢，倒楣的就是長樂侯府了。

有了爹娘的支持，程如意和程瑜兩姊妹第二天就開始了轟轟烈烈的侯府改造。長樂侯府一處安靜雅致的竹園裡，容陌看著院子裡蒼翠欲滴的竹林，神色淡淡的聽著下人的傳話，對小表妹的侯府改造計畫，他心底生出了一絲異樣。這幾天，小表妹的變化似乎有點大，她不再那麼怕他了，容陌腦海中浮現出一道紅衣張揚的身影、吃飯時的互動，忍不住閃了下神。不過在看到自己癱瘓的雙腿後，他低垂眼瞼，遮掩住眼中的複雜之色，心中泛起的那點漣漪消失無蹤。隔壁建安侯府一直暗中關注程如意的程青瑤第一時間知曉了長樂侯府的變化，清麗絕美的臉蛋上閃過一絲驚疑，她微蹙秀眉，凝神苦思，努力回想著到底哪裡出了錯。明明上輩子並沒有發生這事。會不會因為自己改變了太多，所以引起了其他變化？仔細一想，可能性挺大的，於是長樂侯府的那點改變就被程青瑤拋諸腦後。程青瑤坐在涼爽舒適的屋子裡，漫不經心的吃著冰鎮的瓜果，心裡暗暗盤算著怎麼讓嚴家打消退婚的念頭。程如意上輩子就是嫁給嚴子浩，日子過得和和美美，這輩子嘛……難說了。她可是好姊姊，怎麼會拆散妹妹的好姻緣呢！

程青瑤笑得有點詭異。

這時，秋霞拿了一雙顏色鮮亮、繡著彩鳳的繡鞋進來，「小姐，繡房的陳繡娘將您要的繡鞋繡好了，您看看還有什麼需要修改的地方？」

為了半個月後的賞荷詩會，程青瑤花了不少心思，這可是她作為建安侯府尊貴的嫡女參加的第一場詩會，馬虎不得。

想到之前因為庶女身分，就算她比其他高門貴女更加出色，大家眼中看的都是她那位占了她位置的嫡出「好姊姊」，現在嘛……程青瑤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她可是給她那位恢復了庶女身分的「好姊姊」準備了一份大禮呢。

當然，這份大禮少不了她的好妹妹。

程青瑤拿過繡鞋仔細看了看，上面的絲線非常精緻，顯然是花了大心思的，她微微點頭，「這繡鞋看起來不錯。」

說完，她試穿了一下，繡鞋很合腳，走了幾步，很舒適。

「這鞋子我很喜歡，賞陳繡娘一貫錢。」

程青瑤露出滿意的笑容，又問起了秋霞首飾的問題，「珍寶閣訂下的那套首飾什麼時候能拿到？」

這套首飾特別珍貴，不容閃失。

她記得上輩子這套價值千金的首飾最後落到了左相之女葉晚琳手中，讓她在賞荷詩會上出盡了風頭。

秋霞恭敬的回答，「今天下午就可以去拿了。」

程青瑤鬆了口氣，總算沒被人截胡。

這時，秋霞又說起了另外一件事，「大小姐，奴婢剛剛聽說淮陽侯夫人一行人去了隔壁的長樂侯府。」

「嗯？」程青瑤心一跳，嚴家這是上門退婚了？

「不過奴婢聽說長樂侯爺和夫人都不在府裡……想必是不願退了這門親事。」秋霞很會察言觀色，對自己主子的心思有一些瞭解。

程青瑤這才將懸著的心放下，不過一想到長樂侯貪財的性子，萬一淮陽侯夫人許以重利……她微微眯起雙眸，絕對不能讓淮陽侯夫人退掉這門親事。

看來只能從她的好妹妹那裡下手了。

「秋霞，妳去準備一下，我待會去隔壁侯府看看如意妹妹。」